

生久觀之道濟度衆生信之者不違兩辱隨
身供養存於內形存者永傳教世間施於外
利益人天流通讀誦稱之者罪厄伏衰即有
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寶救苦真人金
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隨所擁護

是經所在之處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即佛經
所謂是經所在之處如佛塔廟之義也得厄
扶衰是謂延生之藥石度一切衆生是謂濟
度之津梁離諸染著是謂洗塵之法雨爾時
天尊即說偈曰重宣妙義視不見我戒機乎
其所不睹聽不得聞恐懼乎其所不聞離種
種邊故君子常懷其獨名爲妙道昇玄之道
至是盡矣

右三章略喻持經之功德也前說有無色
空四趣真趣作昇玄之階級濟度之津梁
惟慈力不及者永當不去又於是章假立
種種法相接引中人以下敬信奉持得之
誦言求意漸入佳境又作四句偈言直指
玄要直欲使其人與非人俱昇玄境之意
也以此見太上好生之德可謂至矣若非

爲若力行者不足以報玄恩經問度者更
宜勉之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註終

太古經序

夫至道無言真空非色思之者莫能知觀之
者不可見蹟之不可得行之不能到陶鑄天
地率循造化寂而不動應滿六虛令萬物蒙
休羣生復命巍巍乎至矣哉非聖人孰能通
之者耶況

元始天尊慈心廣布慈照十方觀見衆生忘
歸失本宛轉世間輪迴不息長劫受苦不能
自明遂感法雨敷滋宣揚妙道引接有情出
生死海遊清虛之境恬淡之鄉超乎塵垢步
乎寥廓逍遙獨化微妙玄通無爲自然返於
純素冥極混茫者也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註

山長卷子註

元者氣之先也始者物之初也是以虛無自然清淨無爲包羅衆妙應接羣生故曰元始者也

天尊者上玄至極高明貴真三界之主天人之師幽贊德號之所稱也說者宣述敷演也造作遷流也應雲覆布法雨垂滋普潤羣情善芽增長

太古者無名無象不變不遷虛空同體歷劫長存先天地而不爲老後六極而不爲下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經陰陽而不殆不生不死無往無來卓然安靜矣

元始天尊大發慈悲之行廣開方便之門宣揚妙旨述作微言救度蒼生悉除衆苦經者非俗談鄙語之稱乃妙法真常之異號總善之要徑入聖之階梯是道遠之正路平坦之玄途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古今達士無不游茲若苦海衆生素蘊仙風宿有靈骨遇此全文一聞解脫指諸業縛

遠離煩惱優游方外詎不幸哉
天尊曰

夫聖人垂教若天行四時率信而善應也語若樞機正如號令發而直截無不中也出而咸明無不當也譬如良藥玉漿大明之燈能治衆生一切苦疾能破羣迷黑暗癡業言勝金石動若春風激悟凡夫頓開心地榮通萬化各復其根引接世人解冤釋縛出離生死超脫有無游於大道莫不至矣哉

有動之動在乎無動
有動者應機也無動者抱元守一也歸根復命也故經云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唯精唯一允執厥中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至靜不動也

有爲之爲在乎無爲
神本湛寂感而遂通不得已而後起隨機接物妙用無窮去智與仁故循天之理淡然無極而衆妙歸之
氣住則萬物皆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抱守沖和其氣氣氣萬物皆長生也知和曰常心使氣曰強強者堅強壯老死之徒也

氣既則萬物皆滅

氣絕神逝九竅百骸變滅塵土也更何疑之

物物相資固養其根

以虛養虛以實養實何以故忘形養氣忘氣養神忘神養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神氣沖寧靈根深固故成長生久視之道也

默而悟之我自植之

至道至玄不假外物而得默默昏昏無應無問靈光獨耀迺脫根塵體露真常不隨萬法可以全生可以復本也

出乎無間

無聞者無有也是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圓通無礙應化無窮徧滿十方時時運動無有間斷也

不死不生

玄珠燦燦今古常明萬物混成法法平等

非靜非染無始無終故曰不死不生者也
與天地為一者哉

天道清虛所以能長地道寧靜所以能久
人能悟理達其妙道致虛極守靜焉恬淡
寂然不為萬物之所累清靜無為可以與
天地為一者哉

天尊曰

天尊者人人本有箇箇具足蓋謂眾生緣
薄福鮮煩惱障蔽迷情重濁不悟真源雖
遇明師不信不曉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

五色亂明令人目盲色者彰也色色者未
嘗顯何謂也法眼圓通明照十方三界觀
物無物觀空不空視之冥冥杳冥之中獨
見曉焉靈光充塞無窮極也

泯於耳則心識常淵

五音亂聰令人耳聾心是清淵本自湛澄
是非言語美惡聲音皆為妄情偽物飄風
驟雨動擾心源神室不靈若能泯絕是非
不受於中無聲之中獨聞和焉然後可以

聽玄歌白靈不鼓陽春仙音之曲調也
兩機俱忘是謂太玄

聲色雙泯動靜兩忘聽之不以氣視之不
以神是謂太玄之妙虛曠之靈深之又深
而能物焉神之入神而能精焉無為之為
不知而知靈明曠徹廣大虛寂妙無邊際
也

混混沌沌合乎大方

物我俱忘有無不立昏昏默默杳冥冥
無邊無際非外非中其游無端其出無方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混成無方隅也

溟溟泮泮合乎無倫

至道重玄浩浩蕩蕩理無等倫藏之則為
元精用之則為萬靈舍之則為太一放之
則為太清無相無名至尊至貴達之則凡

夫悟之則聖賢

天地之大我之無盈

古今聖賢得道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
雕琢萬物澤及羣品不為難乎
萬物之衆我之所持

宇宙在乎其千萬化生乎一身
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聖人直說妙道普現普光惟恐後世凡夫
不信疑惑大發諱辭若言不盡其理以語
為弊惡外訛之說也

天尊曰

天尊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曰口帶玄
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

養其真大身乃長存

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
死生故曰心燈朗照法身長存慧燭不明
道容豈載

固其真水體乃長在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滋榮羣品人能安靜
和暢寶瓶堅固玉漿香美真水下降滋養
妙體返老如童孩不亦善乎

真真相濟故曰長生

水火既濟魂魄相守鉛汞相凝鍊成大藥
結就金丹燦爛光輝無幽不燭純白入素
無為復村長生不滅沒身不殆號曰真人

者也

天得其真故長

天得純粹不雜之道則故能覆蓋羣有包羅萬象歷劫清凝鑒物無私不言而應妙用無窮高虛長遠大無不包久而不易也

地得其真故久

地得其真則育養萬物深根固蒂安靜無爲乃長久也

人得其真故壽

死而不亡者壽但世人悟其真趣得其妙

元與道合真沒身不殆同其聖賢今後代祭祀不輟何以加此焉

世人所以不得長久者養其外

五味濁口五臭熏鼻聲色閑塞耳目取捨滑心使性飛揚迷情徇物念念相摠使心

智遊乎外鬼神入其內是非寵辱亂擾靈

源與物相刃相靡終身疲役區區業網而不知其歸可不悲乎身適美厚錦繡羅縠

意迷邪見顛倒妄想至於窮年不知天命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可

不衰哉

壞其內也

內本清靜光明虛白晃耀奈何愛染萬緣不生返照飄飄一性之散沉沉萬劫之迷難省真身遷於別境迷其真源壞其內也

萬劫輪迴生死海中不能超度甚可哀憐矣

長生之道

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長生之道得之可矣

不視不聽

不視不聽者隨其肢體黜其聰明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有太初不登崐崙不游太虛坐忘遺照合乎洞玄同而無好化而無常希夷微妙不可測量耳

不華不榮

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苟於人不飾於物

衆人熙熙我獨怕兮衆人昭昭我獨若昏捐名忘勢全身遠害乃合天道也

棄世離俗

不專顧於市朝不因於妻子如孤雲野鶴飛騰自在舒卷無心乃修真之士也

積精全神

賢人尚志聖人貴精內以沖和之氣養神外以諸聖妙法以滋慧命內外瑩徹覺性圓明心境俱忘頓超諸漏體此法乃可修持也

寂寞無爲

無爲者無不爲也恬淡無爲乃合天德故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无極而衆美

從之故曰寂寞恬淡虛無無爲乃天地之

平道德之質也故聖人恬淡矣平易矣平易恬淡則哀樂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神

不虧故其德全靜一而不變也故一切賢聖其道密庸不以無爲法而有成聖功者

理未聞也

乃得道矣

天道者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得可受不可見先天地而生生而無名然未嘗生也後今古而存存而無象然未嘗存

也故曰不可思議既不可致詰思惟何以得之衆生但能心境兩忘一念不生呼吸屈伸踏步跏趺不知是誰更休得携燈問火涉水尋津頓悟本心即得道矣

茲爲衆生即說偈曰

天尊宣祕密 方便示慈悲 法雨滋羣品

玄談釋衆疑 觀凡如夢幻 引接悟希夷

水火歸爐竈 雲霞罩坎離 沖虛通聖道

清靜結靈芝 物得能長久 人行絕禍危

道遙三界外 永永證無爲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註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序圖卷之一

進經表

具位臣衛琪謹言

天命之性有生鈞受於一元

道與之形品靈皆同於五緯恭惟

皇帝陛下

道參宮昊

德合神明長追太古淳樸之風遠續曠世

庀洪之緒

玉刻金編之簡盡法披行嚴棲野處之徒

咸蒙拔擢故感草茅之奮躍仰干異釐之

寬原敬獻

文昌大洞一經仰祝

聖躬萬壽恭願

堯仁廣覆誕敷文治之休

舜孝彰明丕顯昌期之運

玉燭調而春生秋肅

璇璣斡而雲潤星輝

天地位萬物育化已極於範圍

日月照四時行誠遂贊於幽顯

臣等 干冒

天威下情無任瞻

天聖

聖激切屏營之至頓首再拜奏表以

聞

至大三年九月

日臣衛琪上表

臣衛琪謹言

王化所基古典載太姒太姒

國風所始今人欽有城有藝恭惟

皇太后殿下懿範柔和婉儀清淑志靜已泰

於乾造德方誠合於坤文鼓百姓之懼心

躋八荒之壽域切念臣等蓬萊隱迹萍梗

微生稔知文母之承休敢獻文昌而祝頌

伏願月華絢彩法天象而統六宮陰教敷

明體地元而育萬物民子例單於蓬閣華

夷均被於殊恩

臣等 干冒

慈嚴下情無任惶恐望

恩之至頓首再拜謹言

至大三年九月

日臣衛琪上表

序

經者道之綱領也夫道豈容言哉上聖因言